

邵氏旅館

徐嘉敏

館內正廣播「趕客」錄音

那一把

兩文三語的女高音，餘韻嫵媚

（三年前聽說這是全港最大——最大

一層式的設計。唔，頂欣賞它的音響，可傳至邵氏的每一根神經）

然而，跟手中的

笛卡兒僅聊了

十三頁。（Rene Descartes 隱居遠遠的紫區；

白先勇人在美國，卻也分身 PL 一帶）

硬生生把自己肥厚身軀

掩藏。

這裡吧，影視中心附近唯一的女洗手間外面第一座與第二座書架之間

（這是全館

最最偏僻、僻靜、靜謐的廁所

——當然是「緊急關頭」的首選啦我認為）

縱然，駐足一二座

陌生的微積分與幾何學大吼「好——迫——呀——！」

還是 巴不得

擠進這裡的住宅，幻想跟好鄰居海明威品茗（館內嚴禁飲食。

可我的書包，不知打何時起，長期存貨

M&M 和綠茶——原味的，我要減肥）

避開職員的「呢度唔可以講電話」；

避開男同學瞥見我喝維他奶的詫異與笑眼；

避開保安人員在 10 時 45 分熱誠邀請準時下班……

（我到了二年級下學期才知道他們跟 FMO 不同）

「同學，你在幹嘛？！」

（我捨不得搬家）「哦，離去前——先要關燈嘛。」